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四十七回 審疑案二忠辭辦 完民饑包拯回朝

詩曰：二忠領旨斷奸謀，豈料龐楊狡計稠。  
專力不能分割白，幸有包公力搜求。

話說狄王府將飛龍屍骸收殮了，做些功殮，超度亡靈。豈知王府中比不得等閒之家，外國陰魂那裡存頓得住？飛龍一死，魂魄早已渺渺茫茫不知去向。此時老太太口分煩亂慌忙。此日楊滔的夫人仍在狄府，見太太這般忙亂著急，也覺心中不安，過意不去。欲說明白，丈夫性命不保，不得不含忍在心。此是忠厚人心事每常如此。是日成殮已畢，原來汴京並無墳墓，少不得尋了一個空隙地停了棺柩。夫人回楊府，叫聲：「相公，這件事情果乃幹得不好。倘若審出真情，禍事不小。」楊滔說：「夫人，不妨，無事的。下官總是一口咬定要與女兒報仇，怕他什麼！」

此時三朝已過，至第四天，文、崔二位欽差奉旨審訊狄青。狄爺照奏主前言並無更改。楊滔一口從實女兒慘死總要伸冤。又不能用刑，兩位大人沒有法想，審過一堂又有一堂，一連審過二日，不能審明，難以復旨。是日，天子臨朝，問崔、文二臣：「狄、楊之事審得如何？」二臣同奏道：「尚未審明。陛下且限臣三天，審明復旨便了。」仁宗王說：「依卿所奏。」聖上退回宮。二大人又審了三日三堂，不獨憑據追不出，而且狄、楊的口供對質，與前日的不差分毫。這事情真乃苦差難辦的。這兩位大人商量無計可施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包龍圖大學士，奉旨賑饑已畢，回朝復命。此時大宋朝中奸臣屢屢聯絡不絕，所以處處年饑。包大人往各省賑饑，甚是勞忙。上年陝西賑饑，下年早稻豐撙，物阜民康。這時公務已完，又到粵東賑饑去了。所以連年不在朝中，那曉得國家許多事情動作。是年粵東公務又畢，一路回朝，渡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已到汴京。進城天時已到午後了，此時未去朝天子，先來見眾僚。到了九王府中，多去探望悉過。是日眾王爺敘會，正在談論狄、楊之事，包爺到了，一同相見坐下。食過茶一杯，各說候問之言。問起賑饑事情，包爺細細說了一回。

眾王侯說起狄青之事，說：「包大人，你原審過多少疑案事情。單有此事，莫說崔、文難以力辦，就是大人也難以擔承了。」包爺聽了微笑道：「老千歲，如若聖上與下官審斷，少則一日，多則二日必要審明。」潞花王叫聲：「包大人，孤家也想過，若是大人在朝，何用三朝兩日就斷明了。故孤家正在思念你。今幸還朝，來日奏知聖上發交大人經手力辦，未知尊意如何？」又有汝南王千歲說道：「若是包大人承辦，不用一刻，必然明白了。」眾王侯你一言，我一句褒獎這位鐵面無私之臣，感激他正直硬性。包爺便說：「列位千歲，待下官來日見駕，請旨承辦。如若聖上不准，不干下官事了。」眾王爺說道：「自然。若然大人請旨，聖上諒必准的。」此時包爺拜別去了。

又往探同年文大人，到府門家人投帖，文爺吩咐大開中門迎接。進中堂施禮坐下，又報崔大人到衙了。包爺、文爺一同迎出來。這包爺說：「崔年兄請了。」崔爺一見說道：「原來包年兄已回朝，失迎了。」三人一同復到中堂，殷勤告禮而坐。文、崔同說：「包大人，你多年跋涉，辛苦國務，我們常常掛念。今幸還朝，諒必賑饑公務已完了！」包爺說：「多已完了。今日回朝做個閒暇官罷了。」崔爺笑道：「包大人，你又來了，你是個能幹的人，日斷陽間，夜斷陰府，當今天子也虧得你。如非包年兄忠心為國，怎得當今陳橋認回母親？如今大人不在朝中，奸臣龐洪屢屢陷害狄青。」包爺假做不知，問道：「怎生圖害的？」文爺細將保他征西的事一一說知，又道：「如今又有奇聞一個。」包爺說：「又有何情？」崔爺說：「只為狄青殺害了鳳姁，」一長一短說知。包爺說：「不知二位大人如何審結？」崔爺、文爺說：「不瞞年兄，我們審過幾堂，總是不明。今日又審一次，回供原是不改一字。難得年兄還朝請教高才，如何審斷才得明白？」包爺說：「二位大人，不是下官笑著你，若辦這事情，經二位大人承辦，恐審到來年也不好明白的。待下官來朝見駕，復了聖命，然後請旨承辦，管叫是非曲直明白。」崔、文二大人巴不得脫了這段苦差，聽了包爺之言，二人大喜，同聲說：「包大人，若明審此樁疑案，真乃神斷了。」包爺說：「此乃容易之事，二位不必費心。下官告別了。」文爺說：「二位大人俱在，請後堂小酌，然後起車罷！」包爺說：「不消了！」一路至府門，一拱作別而去。

崔、文二人仍進中堂。崔爺說：「年兄，小弟前來非為別事，只因審斷之事不明，到來商量。難得包兄一力擔承，看他如何審斷復旨的。」文爺說道：「曾記得他前時三審郭槐，用了許多擺佈，也審得明明白白。今日他擔承此案，料必雲開日現，復見天明了。」崔爺笑道：「年兄，此乃你的興頭，遇他還朝。」此時崔爺也作別回衙，二人心頭放下，不表。

再說潞花王回到南清宮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見崔、文二臣審詢表弟這件事情，總是不明，今幸得包拯回朝，一力擔承，來日請旨審明這件事情，必然審明的，母后且自放心。」太后帶愁說：「兒啊，包拯雖是神明，到底不知審得明白否？我兒且慢歡心。」不表南清宮之言。

且說龐洪一聞包公還朝，不覺吃了一驚，說：「不好了。倘他擔承審辦，此事就有些不妙。滿朝文武老夫多是不介懷，單有這個包黑子，老夫最是忌他。且自今以後，須要著實提防才好。」吩咐一班奸黨人眾，須小心些罷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包爺一回來，便去相探交厚的各王爺。平西王那邊本也該去探望，只因他欲擔承力辦這樁公案，若先去拜探他，猶恐旁人議論，疑著暗中相通關節，避了嫌疑。所以包爺只做不知，別了崔、文，不往狄府，獨自回衙，夫人接見，閒文不表。

次日五鼓黎明，各官敘集朝房內。龐洪見了包爺，只是膽寒不安，開言叫聲：「包大人，未知何日回朝？」包爺說：「下官昨日回朝。只因天色已晚，未曾探望得老王親，萬勿見怪。」龐洪說道：「不敢當。老夫不知包大人回朝，失於接候，多多有罪了。」包爺說：「不敢。下官又聞楊大人有女兒匹配狄王親，是老國丈作伐的麼？」龐洪說：「這是聖上執柯，命老夫代勞的。」包爺說：「但聞狄王親無故殺妻，崔、文二公審斷不明，國丈既然作伐，何不與他們辦理分明，為何坐視旁觀？這等為媒，三歲嬰兒也會做的。」國丈說：「包大人，不是老夫受執柯，乃是聖上委老夫做的。老夫不是奉差承審此案，我也管不得他們的事。」包爺冷笑道：「老國丈，你的話好糊塗。他無故殺妻不知真假，你還不知妻房要害丈夫，串同情弊，須要在媒人身上追查？老王親因何推得這等乾淨的？」包爺原是亂撞木鐘之語，國丈卻不覺觸著心虛病。包爺一看他面色，思量又是這老頭兒作弊，正要有言，忽聞景陽鐘一響，天子坐朝，眾臣參見。

值殿官傳旨畢，左班中閃出包爺，俯伏金階說：「臣包拯前時奉旨往陝西賑饑，繼後又往廣東賑災，如今二省百姓沾恩，歲已豐撙。公務已畢，臣今還朝，復命見駕，願吾主萬歲！」仁宗天子不見包拯，正是君臣不會已經三載。此時龍顏大悅，欽賜平身，賜坐東首。即命侍御送上香茗一杯，說：「朕屢屢承勞包卿之力，辛勤國務，道路奔波，朕心常懷念。今幸還朝，奈無別職再以加升，只好送些寶玩金銀，莫怪朕之不情。」包爺奏道：「微臣深感王恩，粉身難報，豈敢加爵受恩？但願清肅朝政，臣下沾恩，微臣所望。」天子大悅，道：「包爺真乃朕股肱賢弼。」

君臣言談畢，有崔、文二臣俯伏金階說：「臣等見駕，願吾主萬歲！」天子說：「二卿審詢狄、楊之事如何？」二臣奏道：「昨天又審一堂，仍無憑據。實因事有委曲，非臣不為力辦，伏惟我主參詳。」嘉祐王一想，看看包爺說：「朕有一樁疑案事情，欲煩包卿辦理，不知卿意若何？」包爺奏道：「陛下有何難事？若可辦者，敢不丹心力辦！若難似郭槐事情，臣亦難以承辦，伏乞恩寬。」天子把狄青無故殺妻一一說明，包公思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思楊滔有女，年已如此，理該擇配，因何專候狄青至此方為匹偶？又願作偏房，要君作主，其中必有別樣心腸。臣且領旨審斷，如若狄青無故殺妻，臣不敢詢情於狄青；倘楊滔果有別端作弊，臣亦不敢置之不究。限臣三日內審明復旨便了。」今日包公還朝，承審此事。正是：

混濁流清水底，雲霞吹散見天心。